

瑜珈、迷信活動與邪術

韋思霖 (Wieslaw)

我願意作證：邪術、迷信活動、超覺靜坐以及東方宗教其他的做法和技巧，都是危險的。起初，一切似乎都完全無傷大雅，但當你更深入地接觸這些事物時，便會發覺自己正陷入拜偶像的罪中，甚至陷入崇拜撒旦的陷阱裡。我自己曾走上那條歪路；感謝天主施恩，現在我已重歸祂的懷抱了。

我是家裡六個孩子中的老大，幼年的經歷並不愉快。我要負起的責任，不是小孩子所能承擔的。我缺乏關愛，受虐待，又常被父親詛咒。這一切都給我的童年帶來了莫大的痛苦。

我是個不冷不熱的天主教徒，每年循例辦告解，領聖體兩次。我不認識耶穌，不懂聖經，對教理也一無所知。我不贊同十誡，又經常不守。我還很迷信，認為橫過馬路的貓是不祥之兆，而煙囪清掃工則會帶來好運。我信命理，時常跟靈媒打交道，也找人用數字占卜。我不知道，原來把佛像和黃道十二宮圖放在家裡，看密意主義的書籍 (esoteric books)，佩戴護身符 (特別是時髦而又危險的亞特蘭蒂斯戒指 Atlantis ring)，相信星座，看電視成癮，肆意在互聯網上瀏覽這些行為，都是拜偶像的罪，能像癌細胞一樣在自己身上擴散。

各式各樣的通靈術、迷信活動或邪術，不管它們源於何處，都會放射出邪惡的力量，對人和環境產生壞影響。它們緩慢地，但確實地，摧毀我的身、心、靈。我以前不覺察，原來父母的詛咒在靈性上能嚴重地傷害子女。我不知道，原來這些詛咒是我痛苦和失敗的緣由。我也不曉得，原來遭人詛咒之後，唯一的治療方法是寬恕、領聖事和祈禱，而參加祈禱小組 (例如在聖神內更新自己的教友團體)，也非常有益。

我二十三歲時，遇見一個女孩。她的品格不良，缺點顯而易見，信德又薄弱，但我對這一切都視若無睹，只被她的美色吸引，只按自己的感覺行事。我娶了她，非常愛她。我們跟已離婚的岳母同住，而她常找人算命。不久，我們添了兩個可愛的孩子。為了儲錢買房子，我到外地工作；但妻子卻享受著自由自在，任意花錢的生活，把照顧孩子的責任交給了自己的母親和祖母。

結婚五年後，妻子突然告訴我，她已愛上了另一個人，我們之間的一切都告吹了。於是我收拾行李，搬到旅館居住。受了這個打擊之後，我的精神崩潰了。可是，我沒有因此而投奔天主，反而借酒消愁。我盼望酒後不醒，但卻未能如願！

1990年，我在精神病院裡接受群體治療，聚會時，人人都要把自己、家人和童年的情況一五一十地說出來，而過去的經驗，不論好壞，也要和盤托出。也許你可以稱這種方式為集體告罪吧。我有一項精神病的症狀消失了，從此雙腳再沒有被火燒的感覺；但其他的病徵，包括焦慮、失眠和人格分裂的現象，卻依舊存在。我也採用順勢療法 (homeopathic remedies)，當時我不知道，原來這些療法跟邪術有密切關係；我也不曉得，原來只在耶穌基督所建立的教會內，我分裂的人格才能康復，才能重新合為一體。

我不自覺地尋求援助，想知道「為什麼？」這個問題的答案。為什麼我從童年開始便要受那麼多的苦？為什麼邪惡的勢力總不放過我？

寂靜的環境，我受不了。所以我時常聽廣播，若不聽廣播，就讓劣質的電視節目來充塞我的頭腦，影響我的想像力，我的心靈因而越來越混亂。1991年，我聽廣播時，聽到以下一則廣告：「你想鬆弛嗎？想對自己有好感嗎？來參加瑜珈班吧，上課的地點是.....」雖然我對瑜珈一無所知，但我卻相信它能解決我的難題，於是就開始學習東方冥想了。我們的古魯 (師傅) 播著音樂，教我們做放鬆自己的運動。他也給我們講課，話題大多與「愛」有關。第一次上課時，他和顏悅色，非常友善。我喜歡他的襯衣，他就把它脫下，送了給我。他這種親善的表示，使我對他心悅誠服。他成了我最崇拜的人物。自然，為了使自己在靈性上，心理和經濟上得以「完全自由地」發展，我從此不再到聖堂去了。

我的同學大多是受過教育，討人喜歡，而感覺又敏銳的人，但他們的心靈在某一方面都曾受過傷害。他們都來自破碎的家庭，像我一樣，都過著有罪的生活。他們當中有醫生、律師、教師和成功的商人。上了三個月的課後，我覺得心情好轉，還戒了煙和酒。

我們在社區中心或當地的小學上課 (我當時沒有留意這個重要的細節)，有時也離家參與「退省」。在「退省」期間，大家都做一種叫做體位法 (asana)，能打開脈輪 (chakras) 的劇烈運動。我們也練習呼吸法 (pranayama)，還上佛學、伊斯蘭教蘇非主義 (Sufism)、密意主義 (esoteric knowledge) 的課。老師也會引述聖經和天主經，斷章取義地加以解釋。老師告訴我們，瑜珈、規定的特殊飲食、對自我的認識，都能協助我們去超越自己，朝著成佛的涅槃境界邁進。我也曾到過一個西歐國家學習，學費由我們的古魯的老師 (他曾做過那個國家的國務大臣) 支付。是他把自己的祕密知識傳授給我們的古魯。他也曾到我家作客。他探訪過我家後，我的古魯告訴我：掛在我家裡的苦像是我交上惡運，焦慮不安的原因。他命令我移走那苦像。

我是一個又用功又知恩的門徒，古魯於是給我起了一個祕密的新名字。他叫我做放鬆運動時，靜默地在心裡唸咒，向宇宙的力量呼求。我們藉著這些咒語，呼喚

異教的神靈，結果便糊裡糊塗地惹火燒身，招來魔鬼的惡勢力。順勢療法和那些跟迷信活動有關的產品也會產生同樣的效果。舉個例子，大家可以在市面上買到各種不同的，助人放鬆自己的錄音帶，但是很少人知道這些錄音帶是怎樣製作的。通常，老師和他出色的女弟子會在錄音的過程中加入咒語，使那卡式錄音帶具有邪術的力量。這種力量雖然覺察不到，但會產生無形的惡果。

本地學校的校舍往往用來推廣「接觸能量治療師」(touch energy healers) 和「導者」的服務。(譯者按：「導者」譯自“dowsers”，指那些運用迷信的方法，在野外尋找水源礦脈，或在家中趨吉避凶的人。) 我自己曾參加過一個名叫「不屬於這地球」的節日。在這節日中，專業的巫師透過靈氣技巧 (reiki techniques)、顏色與音樂療法 (colour and music test)、順勢療法來展示他們的治療技藝。接觸治療師、占卜師、通靈者、占星家、數字命理學家，紛紛吹噓自己各種不同的神祕技術。此外，你還可以看到陳列出來的各類寶石、金屬鍊、護身符和種種迷信活動的著作。我自己則售賣有關蘇非主義和用塔羅牌占卜的書籍，也售賣我的古魯所錄製的，助人放鬆自己的卡式錄音帶。不用說，我當然也勸人參加他的瑜珈班和塔羅牌占卜班，而他的女弟子則提供用塔羅牌免費算命的服務。他們說，這些節日和展銷活動能給人群帶來健康與幸福，但事實上，參與者都冒著受魔鬼侵犯的危險。有一個年老的，不願重操故業的接觸治療師告訴我：參加這些活動，其實就像玩弄計時炸彈！

這一切都與基督信仰無關，因為它本身若不是邪術或迷信活動，至少會導人墮進邪術或迷信活動的陷阱裡。它是一種新的異教現象，以各種偽科學的名堂來掩飾，例如「另類治療法」、「人智學」(anthroposophy)、「神智學」(theosophy)、「西爾瓦心理功能改良法」(Silva mind-perfection method)、「新紀元」(New Age) 等。這些治療師是運用什麼力量的？他們中有很多人沒法在天主教聖堂裡醫治別人，因為聖堂內的耶穌聖體阻止他們。

藉著邪術，邪惡的勢力暗中以兩種方式工作。首先，它使當事人覺得這些活動對自己有益，但其實他們正冒著受魔鬼侵犯的危險而不自知。因此怪不得我參加了瑜珈班後，很快就達到了自己想要的目標，克服了自己的惡習，也消除了對自己的負面情緒。那些加入了他們的教派，取了一個祕密名字的人，往往過著優裕的生活，對自己有正面的觀感。但改這個祕密名字的目的，是為了與耶穌基督一刀兩斷。必須記著，一旦我們要棄絕邪惡的勢力，宣佈要完全皈依耶穌基督時，撒彈便會露出牠猙獰的真面目，竭力毀滅我們。

過了一段時間後，邪惡的勢力便運用邪術以第二種方式工作，使參加這些課程的學員開始把自己的自由意志交給導師。於是我的古魯就逐漸在自己身邊找到了一批合適的弟子。最後，你會發覺他的弟子無所不在。無論是地方政府辦事處、學校、銀行，或是法庭、公司，處處都有他弟子的踪影，連提供公共醫療保健服務的機構也不例外。即使他與別人交往的方式不足為訓，但他確能操縱一大群受過

教育而又感覺敏銳的人（雖然那些人曾深深地為罪惡所傷害）。他不僅能藉著弟子，也能藉著物品和動物來作惡。比方，他曾送給我一頭貓，而那貓的行為極其古怪。在我脫離他那個教派後，他又叫女弟子們把一朵花和一條念珠送給我，而那花和念珠都是施過邪術的。此外，我所犯的罪，也禍延子女。當我是那教派的成員時，我的兒子吸毒，而女兒的生活則亂七八糟。這豈是偶然的事呢？我無意中給自己的親友帶來了多大的禍患！

有好幾次，我試圖脫離那教派，但都不成功。那些放鬆自己的課程像磁石般吸引著我，吸力比任何癮頭都大。現在我明白了，這些是腳鐐，是撒彈的鎖鏈。直到2002年，我才成功地脫身。我得把這事歸功於我的母親，因為她如同聖婦莫尼加一樣，常為我的皈依祈禱。遠離了教會十一年之後，我終於跪下來，當著古魯的面，向天主大叫：「主，請告訴我這兒出了什麼事。究竟我在哪裡？」天主憐憫我！聖神突然光照我。我於是明白了，這是一個不正當的教派，古魯正操縱著我們的思想，我們已成了撒彈手中任牠擺佈的工具。

我立刻就決定離開，要逃走。不幸，我的古魯如今知道我識破了他的真面目了。於是地獄的惡勢力就馬上全力壓迫我。我不再對自己有正面的觀感，因為那觀感是撒彈從前在沙上建造的。我開始覺得驚慌。我無法合乎邏輯地思考。撒彈攻擊我的身體、頭腦和財物。我抵達家門，卻無法進去，被迫在朋友家中過夜。前後三次，鎖匠要用鑽才能打開我房子的門。我不能吃，不能睡，也不能留在家中。我有失去自己的房子和性命的危險，常有天禍臨頭的感覺。但天主護送我走過那段艱苦的路程。現在我知道了，要一個陷溺於邪術與迷信活動中的人重過正常生活，是一個比復活拉匝祿更大的奇蹟。我確切地感覺到，我的救恩來自臨在於教會內的耶穌基督。但我的問題依然嚴重。歷時六個月之久，我無法踏足聖堂，也不能祈禱，尤其是不能念玫瑰經，因為那是對付魔鬼最有效的武器。我無法子收聽天主教的廣播節目。我曾多次躺在波蘭克拉科 (Krakow) 的救主慈悲大殿門外，在那裡我才可以鬆口氣。撒彈向我報復，奪去我的精力和生存的鬥志；而我自己的罪，尤其是驕傲，要把我的靈魂壓垮。常作迷信行為，因而陷溺於罪惡中的人，是撒彈易於駕馭的工具，是牠賴以作惡的媒介。（譯者按：要是他們皈依天主，撒彈怎會輕易放人？）

幾經艱辛，我終於越過救主慈悲大殿的門，進去辦告解了。神父的反應使我大吃一驚！他居然沒有指責我！他對我說：「耶穌愛你。除此之外，祂不能做別的事了。祂寬恕你的一切罪過。」但我仍然不能祈禱，黑暗的思想襲擊我。我嘗試念天主經和聖母經，但總是無法子念完。不過我仍然堅持下去，繼續作戰。

後來我請神父來我家開彌撒，並為我的房子和我自己祈禱驅魔。要等到那個時候，那邪惡的鎖鏈才被切斷。之後，意想不到的事情接二連三地發生。我的父親往日時常詛咒我，但如今竟然祝福我。兒子不再吸毒，女兒的生活也漸入佳境。可是，每當我祈禱時，仍然感到撒彈在我心門旁邊埋伏。

我領到一筆銀行貸款，並得到了檢驗房子並重新裝修的許可。但即使如此，稀奇古怪的事情還是層出不窮。有時，我的複印機、新的洗衣機或收音機會無緣無故地失靈。我的流動電話會在手中著火燃燒，使我沒法使用。我知道是魔鬼向我報復，這些小動作揭開了牠的面具，使我更了解牠的居心。天主之所以容許這些事情發生，是因為祂想藉此鼓勵我，要我更熱心地祈禱，勤領聖事，唯獨倚靠祂。我把每一件事都託付給基督和祂在教會內的醫治大能，而祂救了我。

我跟彌額爾會的神父聯絡，並把自己託付給聖彌額爾總領天使照管。我也加入了「皈依」，那是一個在聖神內更新自己的信友團體。此外，當神恩復興運動的司鐸（烏干達的若翰·巴撒波拉神父、為人驅魔的 Piotr Gryzniec 神父等）為教友做醫治和釋放的祈禱時，我也不會錯過這些好機會。

現在我明白了真智慧、慈悲之愛的意義，認識了天主聖父和耶穌基督的大能。我也曉得，耶穌是藉著司鐸和天主教會而行事的，而司鐸是因耶穌基督之名而服務的。所以我們該為一切司鐸祈禱。在我祈禱時，耶穌給我顯示了我家族內受傷的親人。在參與彌撒聖祭和朝拜明供聖體時，天主給我的，比我堪受的多。我的罪越重，我越信賴天主的慈悲，流到我身上的恩寵就越多。我每天都閱讀聖經，發現天主的聖言具有大能，是活生生而又有效力的。為擺脫迷信行為的奴役，我天天都恆心祈禱，常領告解和聖體聖事，我還守齋，施捨，朝聖。這些善工都對我很有幫助。

我向一切大眾傳媒的負責人和從業員呼籲：不要反對天主和祂的教會！不要為害自己和親友，也不要為害我們受了重傷的國家，只有天主自己才能醫治它，舉揚它，並使它復興。我之所以遭逢這些可怖的事，是因為你們容許一個騙子用無線電波為他的瑜珈班宣傳。我聽了那則廣告後就去報名，然後一場悲劇就開始在我身上上演了。撒殫善於掩飾牠對人類的憎恨，牠對那些事奉牠的人似乎非常友善；但當他們決定離開牠而親近天主時，牠就千方百計地去為難他們。

為了得享財富、權勢、健康，多少人求助於數字命理學、占星術、算命和瑜珈！（瑜珈是會打開魔鬼所居住的脈輪的。）記住，這一切都從撒殫而來。你既然利用牠的能力和知識圖利，終有一天，牠要把你據為己有。耶穌把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都賜給我們，為使我們得到幸福，而我們還要跟魔鬼打交道，值得嗎？

親愛的朋友！我求求你們，務要把家中一切異教的物品清除，不管那些東西來自東方或西方：不良的書籍、塔羅牌、護身符、色情物品、亞特蘭蒂斯戒指、黃道十二宮圖，通通都要扔掉。那惡者能藉這些物品加害你們。所以我現在請求你們把算命的天宮圖、一切鼓吹迷信活動的資料、書刊或其他物品燒掉或毀壞。

做父母的！別送你們的子女去參加那些所謂「益智的」(brain enrichment) 課程、瑜珈班、功夫班等。不要讓電視和互聯網來養育他們。別讓你們在學校或幼稚園

求學的孩子去參加校方所舉辦，與異教服裝、焚香、香燭有關的聯歡會——更別提算命、「倒臘」(wax-pouring)、泰克諾音樂或重金屬搖滾樂 (techno or heavy metal music) 了。

隱匿在這些活動中的邪惡力量很快就會奴役我們，它們披上有益身心的偽裝，最終的目的是毀滅我們，帶我們下地獄。是撒殫在播種，終有一天那些種子會結出苦澀的果實。不過我們也要記著：撒殫永遠都不能戰勝天主的智慧與權能。因此，只要我們一息尚存，我們隨時都能擺脫撒殫的奴役，能在全能天主的慈悲之心內尋求庇護。

最後，我敦促所有對迷信行為上了癮，加入了異教宗派的人，去信賴造物主，好使他們能寬恕那些危害他們的人。要耐心地，按部就班地在自己身上工作。須勤辦告解，善領聖體，天天閱讀並默想聖經、《天主教教理》和聖人的行實。這樣，我們便會逐漸結出皈依的美果來，而我們的家人、同胞和自己的頭腦心靈都會徹底改變。

我自己體會到出谷紀第 20 章第 2 節的話是千真萬確的：「我是上主你的天主，是我領你出了埃及地、奴隸之所。」(為罪惡所奴役的人也是「奴隸」。) 所以我這個年老的罪人，今天想成為一個偉大的聖人。只要努力守好第一誡：「除我之外，你不可有別的神。」(出 20：3)，我們聖德的光輝就會開始照耀。今天，我敢肯定，我的痛苦和失敗，都是罪的後果，若不是由我自己的罪、父母和祖父母的罪所造成，便是由無知和信德不足所引致。我所犯的是基本的錯誤，因為在五十六歲以前，我一直都沒有把耶穌認真看待，後果真使人遺憾。不過，雖然如此，耶穌卻從沒忘記我！祂是我唯一的治療師，祂醫治我的身體、頭腦和靈魂。我在這三方面，包括脊椎，都痊癒了。我的耶穌！謝謝祢！

我在聖經裡發現了聖保祿所寫的一句完美的話，這話可概括一切：「你們要小心，免得有人以哲學，以虛偽的妄言，按照人的傳授，依據世俗的原理，而不是依據基督，把你們勾引了去。」(哥 2：8) 在今日的世界，這些哲學、虛偽的妄言、人的傳授和世俗的原理，在一些實在的機構、運動、社團和教派中，以邪術和迷信活動的形式出現，正在發揮其作用。它們就是「新異教」或「新紀元運動」的中心。

許多人，包括神父、修女和教友，曾協助我脫離那個教派。在我此刻掙扎 (這事尚未了結) 的過程中，他們仍然繼續支持我，好使我能在愛與聖德中成長。我謹向他們每一位致謝。謝謝你們，願天主祝福你們！